

[综述]

毒品滥用与犯罪的关联*

郭笑¹ 张卓² 刘宇平² 程碧茜¹ 杨波^{2**}¹(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²(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8)

摘要 毒品滥用和犯罪关联问题是毒品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两者相互作用又明显区分,对其路径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毒品治理政策制定和禁毒教育方案规划。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既往理论观点,试图寻找毒品滥用 in 财产犯罪、暴力犯罪和女性犯罪中的具体位置,分析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等毒品在这对关联中的不同特点,进而简要归纳毒品滥用对犯罪行为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毒品滥用和犯罪都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总结必须考虑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

关键词 毒品滥用;暴力犯罪;财产犯罪;路径关联

doi: 10.13936/j.cnki.cjdd1992.2018.03.001

中图分类号 D917.2

毒品滥用与犯罪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毒品滥用是导致个体犯罪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毒品滥用也是许多犯罪人的反社会标志^[1],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许多毒品滥用者有违法犯罪记录,而服刑人员中有毒品滥用史的个体通常也不占少数:根据美国国家禁毒办公室2014年发布的数据,通过对男性被捕者进行尿检发现,83%的违法者在被捕前48小时内至少服用过一种药物,50%的被捕者服用过不止一种药物^[2];澳大利亚官方调查报告显示,55%的服刑人员有毒品滥用史,34%的服刑人员承认在被逮捕之前的一个月曾通过注射的方式吸食毒品^[3];另一方面,毒品成瘾者的违法犯罪记录检出率也同样惊人,据研究者估算,毒品滥用者犯罪的可能性大概是非物质滥用者的3-6倍^[4],对于注射毒品使用者和多药滥用者而言,这一数字还能再翻上一番^[5]。

两类特殊人群之间存在高重合率的现象并不难理解:首先,任何与毒品相关的行为都被视为违法行为,本质上毒品滥用和犯罪都是一种反社会行为,都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其次,毒品的化学作用和高价格很容易让成瘾者不惜代价,选择通过犯罪行为来维

持自己的毒品使用;最后,毒品滥用和犯罪之间存在很多共生区域,不良家庭环境和同伴影响被证明是毒品滥用和犯罪行为共同相关因素^[6],而且它们都通常发生在以夜间活动为主、隐匿性较高的地方(如:酒吧、迪厅等娱乐性场所)。另外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同时是犯罪行为和吸毒行为的高发期^[7],因此,在发生原因和时间地点上,毒品滥用和犯罪现象之间都存在着很多共同点。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毒品治理常常是打击犯罪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我国更是“打击毒品即打击犯罪”理念的坚定执行者。随着近几年新型合成毒品加速蔓延,吸毒者极端暴力犯罪、“黄赌毒”问题交织、“毒驾”等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我国政府提出“减少毒品非法需求供应”和“降低毒品危害”并举的禁毒政策^[8]。由毒品滥用所引发的相关犯罪问题,尽管数量大,却鲜有人能厘清其中的关系,而且统计上也存在困难,比如毒品成瘾者因为毒瘾发作急需用钱购买毒品选择铤而走险实施抢劫,只会被统计为“暴力犯罪”或“财产犯罪”,但实际上毒品滥用才是这一犯罪事件的首要标签。本文希望通过对毒品与犯罪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并综述近几年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犯罪学研究者带来启示。

1 毒品滥用与犯罪关系理论回顾

大家似乎很容易就会把毒品滥用和犯罪联系在一起,但国内却很少有学者关注二者的相关路径。在实际情况中,无论官方的禁毒报告还是犯罪研究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SH08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SHB019)、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JYB018)、中国政法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创新项目(2017SSCX2017111)和博士创新项目(2017BSCX22)资助。

** 通信作者: E-mail: zsdybo@sina.com

的学术论著,所提到的毒品犯罪(drug crime)主要指“毒品制作、运输和贩卖”,而不是由毒品引起或和毒品相关的犯罪(drug-related crime)。国外研究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毒品滥用和犯罪的关联问题,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对拘留者、服刑人员和毒品戒治人员进行回溯性访谈,试图寻找两类人群在人口学因素、行为动机和过往经历等变量间的联系。下面本文将对毒品滥用与犯罪关系已有理论进行简要的回顾。

1.1 毒品原因论

毒品滥用导致犯罪是研究者对二者关系最原始的研究取向,无论是毒品的药理作用还是吸食毒品带来的高额经济负担,都属于毒品滥用直接导致了犯罪行为,因此“谋财性”常常被认为是毒品成瘾者犯罪的首要特征。毒品的这种直接“犯罪驱动力”在女性成瘾者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相比男性犯罪,女性犯罪与毒品滥用的关系更为紧密^[9]。2004年的一份对服刑人员吸毒史的调查报告显示,54%的受调查男性的首次犯罪时间早于其首次吸毒的时间,而相比之下,有三分之二的受调查女性在吸毒之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10]。神经生理方面的新近研究也对毒品的药物作用导致犯罪进行了佐证,研究者发现物质滥用会引起部分与攻击存在高相关的单胺类神经递质分泌紊乱,如五羟色胺、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11],使成瘾者产生过度警觉、敌意妄想等;而且长期物质滥用,还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脑损伤,比如长期使用苯丙胺类物质会导致边缘系统、下丘脑和海马体的结构损伤^[12],类似的结构脑损伤以及其他脑区的功能异常会共同作用,干扰个体行为的决策过程,从而影响到物质滥用者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判断^[13]。

如果毒品滥用是犯罪的首要原因,那么二者的路径是毒品滥用对犯罪产生影响,其逻辑关系应为毒品使用在前,犯罪行为在后。但是据澳大利亚的国家毒品使用监控报告显示,4107名成瘾犯罪者第一次被警察抓捕时的平均年龄显著低于第一次尝试毒品的平均年龄,其中有一分之一的成瘾者在14岁之前就有被逮捕的记录,超过一半的成瘾者第一次被逮捕的时候还未满16岁^[14]。因此有研究者指出,犯罪行为存在诱发个体尝试使用毒品的可能,即犯罪原因论。

1.2 犯罪原因论

很多个体犯罪之前并没有使用过违禁药品,在犯罪之后才开始接触毒品,毒品滥用只是其众多反社会生活方式之一。在不良行为群体中,毒品和酒

精一样,是犯罪亚文化的一个特征,如果把某些反社会个体倾向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找性工作者消遣的行为定义为“生理反应”,那么使用毒品则是其实施犯罪行为后的一种“化学反应”^[15],一起使用毒品会让犯罪行为人之间达成新的认同。有研究者认为越轨青少年为了在群体中获得“特殊地位”会尝试更多反社会行为^[16],尝试毒品可能是他们增加自身反社会程度、在同伴中塑造权威的一种方式。另外,暴力受害者是受犯罪影响而吸毒的一个重要群体,个体在受到暴力侵害后,可能会一蹶不振甚至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物质滥用(酒精和毒品)是他们缓解痛苦的一种普遍方式,有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作“药物回避”,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迅速缓解不良情绪但有害且作用短暂的应对策略^[17]。

事实上,很多毒品成瘾者并没有犯罪经历,很多犯罪行为人终生都没有尝试过毒品。上面的分析更像是毒品使用和犯罪行为两者发生时间顺序的一种解释,还不足以说明二者的因果关系。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存在其他因素共同促成毒品滥用和犯罪行为的发生。

1.3 吸毒犯罪共生论

毒品滥用和犯罪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很可能是由于一些共同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影响。例如,毒品成瘾者和犯罪个体往往在青少年阶段就已经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不良行为(如:频繁的逃课、打架斗殴甚至敲诈勒索),而之后的犯罪和吸毒行为都是这些不良行为的延伸。毒品成瘾者和犯罪行为人通常具备一些共同的生活经历,由此形成的心理特点和人格缺陷使得他们同时成为毒品滥用和实施犯罪的高危人群。比如,具有高冲动性、高风险寻求人格特点的个体容易在吸毒和犯罪这样的违法行为面前缺乏恐惧、轻易尝试^[18]。也有研究者指出^[19],很多毒品成瘾者轻易尝试犯罪,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患有与暴力倾向相关的人格障碍,如反社会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而毒品使用加速了他们身上人格障碍的暴露,从而导致他们走向犯罪。不仅如此,分子基因学研究提示吸毒和犯罪行为可能存在共同的基因易感性^[20],与多巴胺、血清素和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相关的特定基因,如GABRA2, CHRM2和MAOA,其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成瘾和反社会行为共同相关,在特定环境(如童年创伤经历)下对不良行为存在基因易感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研究表明滥

用毒品和犯罪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两者之间更多属于指示性而非总结性的关系。下面本文将实证研究的结论为基础,综述毒品滥用与犯罪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分析毒品在不同犯罪行为中的作用,展现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2 毒品在不同犯罪行为中的作用

讨论毒品滥用与犯罪的关系,毒品滥用是首要特征,因为成瘾行为的特殊性,赋予了这对关系的研究价值。近几年的相关研究大多试图在不同犯罪类型中寻找毒品滥用的作用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下面本文通过梳理毒品对女性犯罪、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这三个犯罪类型的不同影响来说明研究者对毒品滥用和犯罪关系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2.1 毒品与女性犯罪

性别差异一直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取向,女性毒品滥用者的犯罪行为同样具有一些男性毒品滥用者没有的特点。比如很多女性第一次使用毒品,是受自己亲密关系的影响^[21],有女性个体报告自己使用毒品是为了向自己的伴侣证明毒品能够戒掉。女性可以通过卖淫来维持自己和伴侣的毒品需求,这不仅让她们暴露于严重的传染疾病风险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有的性交易者毒贩,她们常常会遭受严重的身体虐待^[22]。女性毒品滥用者犯罪的重要特点是毒品在她们的犯罪生涯中,常常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相比男性,滥用毒品和犯罪关系在女性群体中更为紧密。有研究者对在警察局接受过唾液毒品检验的139 925名被捕者过去两年的违法犯罪记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有毒品滥用行为的女性在过去两年中的违法次数是检验结果为没有毒品滥用行为女性的3.5倍,而对于男性来说,这个数字仅为1.8倍,最关键的是,没有任何药物滥用的女性过去两年的违法次数为0.63次,显著低于没有任何药物滥用的男性(1.38次)^[23]。

国内研究者发现无论是青少年罪犯还是成年罪犯,女犯使用成瘾药物的报告率都显著高于男性,这一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的结论一致^[24]。这提示毒品在女性犯罪生涯中的作用更强,澳大利亚的国家毒品监控报告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25]。绝大多数有毒品滥用史的拘留者第一次被警察逮捕的年龄分布在12到20岁之间,其中女性的首次被捕的年龄更有可能在18岁或18岁以后,而男性则大多数都分布在14岁或14岁以前,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Moffitt著名的犯罪成长轨迹

理论^[26],该理论认为如果是童年期(14岁以前)开始出现反社会行为,主要源于人格特质、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原因,更有可能成长为终身持续犯罪人,而成年早期(18岁以后)才开始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则主要是因为外部偶然因素,这部分反社会个体的犯罪生涯很难持续到成年中期。也就是说,对于成年早期首次被捕的女性毒品成瘾者,其犯罪生涯受到毒品的影响更大。

有研究者指出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主要源于女性在社会中受更多规则束缚,吸毒并且犯罪相当于“双重违背”^[27],即同时违反了传统和社会规则对女性的定位,相比男性,女性在实施犯罪前更需要有吸毒这样的违法行为出现作为铺垫。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调查显示,女性毒品成瘾者的犯罪大多以财产犯罪为主,犯罪过程中很难能找到暴力元素;另外监狱里女性毒品成瘾者表现出更高的抑郁水平和低自尊,犯罪行为前更有可能混合使用过酒精和毒品^[28]。这表明女性毒品成瘾者,其侵权性更为明确,犯罪的被动性更强。

2.2 毒品与财产犯罪

毒品引发的犯罪,以财产犯罪最甚,这可能是由于其非法市场交易所决定的高昂价格所致,因此毒品相关的财产犯罪常常受毒品价格的直接影响,这一点也体现在较为廉价的毒品(如大麻)就不太可能成为财产犯罪的驱力^[29]。而且毒品消费水平的上升可以直接导致财产犯罪的增长,两者似乎存在一种线性关系。有研究者发现,成瘾者每多花100美元消费毒品,其财产犯罪的可能性就提高三个百分点^[30]。成瘾程度对财产犯罪影响更甚,调查显示^[31]严重毒品成瘾者(平均每个月超过一半的时间使用过毒品)受财产犯罪指控的次数显著高于轻度成瘾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推行毒品戒治项目在减少财产犯罪上收到了奇效,而这种效果却无法复制到对其他犯罪类型的治理上。对英国国家毒品戒治计划进行一年追踪的研究报告指出,财产犯罪在原来的基础上下降了一半以上^[32]。最重要的是,财产犯罪为主的毒品成瘾者,大多数首次犯罪时间较晚(18岁之后),沾上毒品之前也并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33]。这意味着毒品滥用对财产犯罪的影响更为直接,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小。

2.3 毒品与暴力犯罪

毒品成瘾者的暴力行为一直是备受公众关注的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兴奋剂类物质更容易引发暴力行为,比如相比海洛因成瘾者,冰毒成瘾者会表现

出更多更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如幻听、故意妄想和过度偏执^[34];相比海洛因成瘾者(31%),有更多冰毒成瘾者(51%)在过去一年报告有暴力行为^[35],而且暴力严重程度更高(更多武器使用、更多警察介入)。另外,由于毒品市场的非法性,研究者发现是否参与毒品交易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暴力风险因子,以“是否亲身参与到毒品交易中”将470名有物质成瘾史的女犯分为两组^[36],所有参与过毒品交易的女犯都有暴力犯罪或被暴力侵害的记录,而对于没有参与过毒品交易的女犯,这一比例只有17%;而且同属主要传统毒品,但由于市场文化的不同,可卡因吸食者比海洛因吸食者有更多暴力犯罪史和受暴力侵害的经历^[37]。暂且抛开毒品市场的因素不谈,毒品药理作用对暴力问题的解读可能被高估。

通过对成瘾者犯罪史调查研究进行元分析,研究者发现有犯罪前科的成瘾者在吸毒后参与暴力犯罪的比例更高。Torok和Drake等人随后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验证和分析,发现首次犯罪年龄和首次吸毒年龄的先后顺序对物质滥用者的暴力行为有非常好的预测作用,他们认为毒品以外的其他因素如:童年虐待经历、人格障碍才是解释成瘾者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者用暴力严重程度将有暴力行为史的300名注射毒品吸食者进行分类比较和回归分析,其中被标记为有严重暴力行为史的个体有更严重的童年虐待经历,高冲动性、高攻击性、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品行障碍史的检出率更高^[38,39]。这意味着,人格障碍和童年创伤经历仍然是讨论暴力行为的重点,毒品成瘾者的暴力行为会因为毒品滥用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毒品滥用不是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

3 不同毒品与犯罪的关系

不同毒品类型由于精神活性成分、吸食方式和背后市场流通的差异,使得其与犯罪的关联路径也各不相同,因此如果脱离了具体毒品的特点分析,很难准确把握毒品与犯罪行为的复杂关系。

3.1 海洛因

海洛因属于强效抑制剂,通常可以达到减少痛觉、抑制呼吸和降低焦虑的效果,这种药理作用使得海洛因成瘾者很少有暴力犯罪史,研究者对243名在监狱服刑的海洛因滥用者进行访谈发现,其中无一报告参与过暴力犯罪,而且只有3%的受访者表示曾有过除盗窃以外的犯罪行为^[40]。而海洛因令人乍舌的市场价格使得财产犯罪成为传统毒品成瘾者反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特点。研究者对887名注

射毒品吸食者进行访谈发现,海洛因注射吸食者在访谈前6个月有高于其他毒品注射者3倍的可能实施过财产犯罪^[41]。据悉,海洛因成瘾者一天如果不计成本地使用毒品,可以消费数千元,这可能是其他毒品成瘾者一周甚至一个月的消费量。毫不夸张的说,金钱在海洛因成瘾者眼里更像是一支支注射满毒品的针管。因此,海洛因被认为是与财产犯罪关系最为紧密的毒品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只有海洛因成瘾者才会涉及财产犯罪,其他类型的毒品成瘾者也有财产犯罪的记录。首先,相对海洛因成瘾者,其他毒品成瘾者很少会把获取毒资作为自己财产犯罪的第一要素^[42],他们的犯罪过程中常常带有暴力,其他因素对其犯罪的影响更加显著,财产犯罪只是他们多种违法行为中的一种;另外,海洛因成瘾者也报告过暴力犯罪,但比例较小,考虑到海洛因物属于强效镇静剂,暴力犯罪很有可能是成瘾者同时使用酒精所致^[43]。

3.2 可卡因

在国外的毒品与犯罪关联的研究中,可卡因被认为是除酒精以外与暴力犯罪相关最紧密的成瘾物质,可卡因属于兴奋类药物,过量使用可卡因会导致过度警觉、过度狂躁和精神错乱等,甚至会直接引发个体的攻击行为。加拿大研究者曾报告,接近20%的可卡因滥用者表示在使用完可卡因之后会有明显的攻击倾向,三分之一的可卡因成瘾者则承认自己使用完毒品有过摔东西、对别人咆哮这样的过激情绪表现^[44]。可卡因滥用在不同吸食方式上表现出了对暴力倾向的不同影响,相比鼻吸,静脉注射可卡因会唤起更高级别的攻击性^[45]。值得注意的是,多个研究宣称可卡因成瘾者对戒毒治疗有明显的反效果,曾经接受过治疗的可卡因成瘾者更有可能大剂量的使用可卡因、表现出更严重的暴力行为^[46]。不同于我国,可卡因在北美相当活跃,由于可卡因价格相对稳定,街头交易更为频繁,所以毒贩为争夺市场所引发的暴力冲突就更为频繁^[47],这也是可卡因被国外研究者认为是“犯罪毒品”的主要原因。

3.3 冰毒

甲基苯丙胺,因为其白色晶体的外形被称为冰毒,新型毒品的代表,由于价格低廉、加工方法简单等特点,冰毒在毒品市场中迅速窜起,目前我国的苯丙胺类合成毒品吸毒人员人数已超过海洛因滥用群体^[48],冰毒已然成为目前禁毒新形势下最严峻的考验。冰毒和可卡因一样,属于兴奋类药物,但苯丙胺

类物质代谢率更慢,药物作用更强^[49]。长期滥用冰毒会出现多疑、妄想、幻听幻视、认知功能损伤等精神疾病症状,正因为如此,冰毒也被认为是与暴力犯罪高度相关的毒品类型。通过对毒品戒治中的冰毒成瘾者进行访谈发现,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参与过暴力犯罪,24%的受访者认为使用冰毒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暴力犯罪行为^[50]。在另一个以被捕者为对象的研究中,结果显示有冰毒滥用史的违法者比其他被捕者更有可能存在违法犯罪前科^[51]。

动物研究提示甲基苯丙胺的神经毒性或许能够为冰毒滥用者的暴力倾向进行解释,长期使用冰毒会导致大脑中血清素转运体骤降^[52],这种脑功能失调与人类的高攻击性紧密相关。有研究者认为,冰毒滥用者的攻击行为类似于由睡眠剥夺所产生的一种过激反应^[53],长期过度警觉会让个体产生敌意妄想;考虑到冰毒对大脑中枢系统的严重损害作用,有研究报告指出冰毒滥用者的阳性精神病症状严重程度和其攻击敌意指数成显著正相关^[54],这说明冰毒滥用的时间越长,个体越容易表现出异常的暴力行为。

3.4 其他毒品

目前,大麻仍是全世界范围内滥用率最高的违法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大麻能够迅速改变情绪,带来轻微欣快感和放松的感受,感知觉体验会出现短暂的增强,同样大麻也会引起一些如狂躁、多疑和焦虑等精神疾病症状^[55]。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56],大麻是青少年被拘留者检出率最高的非法物质,各个州的比例从42%到55%之间不等,但大部分研究者的报告却不能证明大麻和犯罪之间的联系,不论是调查报告还是实验室研究,都未能发现大麻药理作用与犯罪之间存在关联。甚至有研究者认为,适量吸食大麻可以抑制暴力攻击行为^[57]。这样看来,违法人群的高大麻检出率可能与大麻本身的高滥用率有关,考虑到大麻价格相对低廉,可能并非使用大麻导致犯罪,而是很多违法者选择吸食大麻。

其他毒品如致幻剂(LSD)很少被毒品犯罪研究者提及,致幻剂可以引发欣快感提升,让个体进入一种“超经验”的非现实状态,但研究者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服用致幻剂可以引发暴力行为^[58],而且单纯的致幻剂滥用者在现有的吸毒人员中比例非常低,这也是相关实证较少的主要原因。

4 总结和展望

不同毒品在特定人群与犯罪类型之间的作用不

尽相同,比如相比男性,药物滥用对女性的犯罪行为有更大的影响,相比成年人,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和药物滥用的关系更密切;相比暴力犯罪,毒品和财产犯罪的关系更加紧密。综上所述,毒品在犯罪中可能存在两个作用:开启作用和强化作用。

毒品的犯罪开启作用,主要指个体在使用毒品或接触毒品前,没有参与过任何违法犯罪活动,但毒品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个体进入反社会生活模式,或者遭受不法暴力侵害。简而言之,在这里毒品就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有无毒品,个体可能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比如对很多娱乐毒品使用者来说,偶尔尝试毒品会一不小心打开他们的潘多拉魔盒,相比成瘾者,他们不太可能因为毒品进行财产犯罪,但是由于吸毒本身的违法性、药物作用以及吸毒场所的高风险性,会让他们(无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伤害者)突然置身于某一次严重暴力违法事件中^[59]。毒品的犯罪强化作用,主要指个体在使用毒品或接触毒品前,已经表现出某些反社会特征,而毒品滥用只是其越轨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毒品把个体原本碎片化的反社会表征结合在一起,加速了其最终成为职业犯罪人的过程。换言之,毒品只是个体面对众多反社会选择中的一种,没有毒品出现,恐怕也很难从反社会生活方式的泥潭里走出来。

无论是所谓的开启作用还是强化作用,毒品滥用相比其他诱发犯罪的外发因素(如贫穷、酒精和创伤经历等),有其特殊的稳定持续作用力。Torok用Moffitt的犯罪轨迹模型在毒品成瘾罪犯中进行验证,其结论充分说明了毒品这种外发因素对犯罪的这一特殊作用:同该模型预测的结论一样,首次犯罪时间在童年期的成瘾者表现出最严重的犯罪类型,并且如Moffitt所预测的持续到了成年期,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首次犯罪的成瘾者确实在犯罪严重程度和犯罪类型上都能与童年期首次犯罪的成瘾者区分开来,但是与该模型结论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些后期犯罪的成瘾者并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在成年后就停止了犯罪活动,而是一直延续到整个成年期^[60]。这意味着毒品的成瘾性和耐受性,增加了成瘾者和犯罪行为粘合性,让他们很容易进入持续犯罪生涯模式。

毒品滥用和犯罪的关联极为复杂,不仅主体人群、犯罪类型和毒品类型这样的变量可以起调节作用,还受地域、毒品市场和毒品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仅仅对简单几个维度的考量很难准确把握毒品滥用对犯罪的影响。比如海洛因滥用已被多个研究

证实与财产犯罪有强正相关,但美国迈阿密的财产犯罪率比新奥尔良市要高,但后者海洛因成瘾人群是前者的四倍^[61]。因此脱离了背景来谈论毒品和犯罪的关系可能无异于闭门造车,是脱离实际的。但毒品对犯罪的影响,本质上仍然是毒品成瘾性的作用,高度成瘾意味着个体对毒品无法摆脱,迫使个体不得不通过一切手段维持自己的毒品行为,缓解毒瘾发作的剧烈痛苦,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在无法缓解的毒瘾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有研究者称,报告有高风险性行为(不使用安全套)和高风险毒品注射行为(多人共用针管)的毒品成瘾者或多药滥用者,他们的犯罪行为卷入程度(犯罪严重程度、犯罪

次数和犯罪人数的所占比例)都显著高于没有高风险行为的药物滥用者^[62],高风险行为(不用安全套和共用针管)本质上是严重毒品成瘾的具体体现,而犯罪行为则是这些高风险行为的一种扩展,因为无法控制的毒瘾,让个体失去对所有事物的控制,不再顾惜自己的安全(高风险行为),也就更不会在乎犯罪行为对家庭、他人和社会的危害。

总之,毒品的违法性和成瘾性共同塑造了其在犯罪行为中的特殊影响,而不同地区和文化又赋予了这对关联不同的研究重点,未来研究者应着力丰富毒品滥用和犯罪关联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需尽快在该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5 参考文献

- [1] Brands B, Sproule B, Marshman J. Drugs and Drug Abuse(3rd edn) [M]. Ontario: Addic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1998: 42-47.
- [2] Hunt E, Peters RH, Kremling J. Behavioral health treatment history among persons in the justice system: Findings from the Arrestee Drug Abuse Monitoring II Program [J]. Psychiatr Rehabil J, 2015, 38(1): 7-15.
- [3] Butler TD, Lim D, Callander D. National Prison Entrants' Bloodborne Virus and Risk Behaviour Survey 2004, 2007 and 2010 [R]. National Drug Research Institute Report, Curtin University, Kirb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nd National Drug Research Institute (Curtin University), 2011: 5-13.
- [4] Bennett T, Holloway K, Farrington D. Th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Drug Misuse and Crime: A Meta-analysis [J]. Aggress Violent Behav, 2008, 13(2): 107-118.
- [5] Bennett T, Holloway K.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ultiple Drug Misuse and Crime [J]. Int J Offender Ther Comp Criminol, 2005, 49(1): 63-81.
- [6] Friedman AS, Glassman K. Family Risk Factors Versus Peer Risk Factors for Drug Abus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n African American Urban Community Sample [J]. J Subst Abuse Treat, 2000, 18(3): 267-275.
- [7] Van der Put CE, Creemers HE, Hoeve M. Differences between Juvenile Offenders with and without Substance Use Problems in the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Criminal Recidivism [J]. Drug Alcohol Depend, 2014, 134(1): 267-274.
- [8] 李文君, 李尚. 合成毒品问题的治理对策研究 [J].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16, 25(2): 151-154.
- [9] Swan AC, Goodman-Delahunty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Use and Crime among Police Detainees: Does Gender Matter [J]. Int J Forensic Ment Health, 2013, 12(2): 107-115.
- [10] Johnson H. Drugs and Crime: A Study of Incarcerated Female Offenders [C]. AIC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Series No. 63.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2004.
- [11] Coccaro EF. Neurotransmitter Correlates of Impulsive Aggression in Humans [J]. Ann N Y Acad Sci, 1996, 794(1): 82-89.
- [12] Möbius C, Kustermann A, Struffert T, et al. c-MRI Findings After Crystal Meth Abuse [J]. J Addict Med, 2014, 8(5): 384-385.
- [13] Gowin JL, Mackey S, Paulus MP. Altered Risk-Related Processing in Substance Users: Imbalance of Pain and Gain [J]. Drug Alcohol Depend, 2013, 132(1): 13-21.
- [14] Gaffney A, Jones W, Sweeney J, et al. Drug Use Monitoring in Australia: 2008 Annual Report on Drug Use among Police Detainees [R].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2010.
- [15] Menard S, Mihalic S, Huizinga D. Drugs and Crime Revisited [J]. Justice Quarterly, 2001, 18(2): 269-299.
- [16] Fagan J, Wilkinson DL. Social Contexts and Functions of Adolescent Violence [J]. Violent Am Schools, 1998: 55-93.
- [17] Briere J. Therapy for Adults Molested As Children: Beyond Survival [M].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8-12.
- [18] Torok M, Darke S, Kaye S. Predisposed Violent Drug Users Versus Drug Users Who Commit Violence: Does the Order of Onset Translate to Differences in the Severity of Violent Offending? [J]. Drug Alcohol Rev, 2012, 31(4): 558-565.
- [19] Goode E. Drugs and Crime [J]. Alcohol, 2010, 4: 26.
- [20] Volkow ND, Muenke M. The genetics of addiction [J]. Human Genetics, 2012, 131(6): 773-777.

- [21] Hamilton M , King T , Ritter A. Drug use in Australia : Preventing Harm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29 – 32.
- [22] Goldstein PJ , Ouellet LJ , Fendrich M. From Bag Brides to Skeezer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Sex – for – drugs Behavior [J]. J Psychoactive Drugs , 1992 , 24(4) : 349 – 361.
- [23] Pierce M , Hayhurst K , Bird SM , et al. Quantifying Crime Associated with Drug Use among A Large Cohort of Sanctioned Offend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J]. Drug Alcohol Depend , 2015 , 155: 52 – 59.
- [24] 姜醒 , 李永辉 , 曾红. 广东省犯罪青少年成瘾物质使用的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 2016 , 25(3) : 215 – 220.
- [25] Makkai T , McGregor K. Drug Use Monitoring in Australia (DUMA) : 2000 Annual Report on Drug Use among Police Detainees [M].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 2001: 10 – 11.
- [26] Moffitt TE. Adolescence – Limited and Life – course – 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Developmental Taxonomy [J]. Psychological Rev , 1993 , 100(4) : 674 – 701.
- [27] Lloyd A. Doubly Deviant , Doubly Damned: Society’s Treatment of Violent Women [M]. Penguin Books , 1995: 41 – 42.
- [28] Hamilton M , King T , Ritter A. Drug Use in Australia : Preventing Harm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32 – 35.
- [29] Boyum DA , Kleiman M. Substance – abuse Policy from A Crime – control Perspective [J]. Crime: Public Policies for Crime Control. Oakland , C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 2002: 331 – 382.
- [30] Hayhurst KP , Jones A , Millar T , et al. Drug Spend and Acquisitive Offending by Substance Misusers [J]. Drug Alcohol Depend , 2013 , 130(1) : 24 – 29.
- [31] Bradford D , Payne J. Illicit Drug Use and Property Offending among Police Detainees [J]. BOCSAR NSW Crime and Justice Bulletins , 2012: 12.
- [32] Gossop M , Marsden J , Stewart D , et al. Reductions in Acquisitive Crime and Drug Use after Treatment of Addiction Problems: 1 – year Follow – up Outcomes [J]. Drug Alcohol Depend , 2000 , 58(1) : 165 – 172.
- [33] Sweeney J , Payne J. Drug use monitoring in Australia: 2009 – 10 Report on Drug Use among Police Detainees [M].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 2012: 20 – 23.
- [34] Zweben JE , Cohen JB , Christian D , et al. Psychiatric Symptoms in Methamphetamine Users [J]. Am J Addict , 2004 , 13(2) : 181 – 190.
- [35] Darke S , Torok M , Kaye S , et al. Comparative Rates of Violent Crime among Regular Methamphetamine and Opioid Users: Offending and Victimization [J]. Addiction , 2010 , 105(5) : 916 – 919.
- [36] Loxley W , Adams K. Women , Drug Use and Crime: Findings from the Drug Use Monitoring in Australia Program [M].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 2009: 11 – 14.
- [37] Johnson BD , Natarajan M , Dunlap E , et al. Crack Abusers and Noncrack Abusers: Profiles of Drug use , Drug sales and Nondrug Criminality [J]. J Drug Issues , 1994 , 24(1) : 117 – 141.
- [38] Torok M , Darke S , Shand F , et al. Violent Offending Severity among Injecting Drug Users: Examining Risk Factors and Issues Around Classification [J]. Addict Behav , 2014 , 39(12) : 1773 – 1778.
- [39] Darke S , Torok M. The Association of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with the Onset and Extent of Drug Use among Regular Injecting Drug Users [J]. Addiction , 2014 , 109(4) : 610 – 616.
- [40] Ball JC , Rosen L , Flueck JA. Lifetime criminality of heroin addi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 Drug Issues , 1982 , 12(3) : 225 – 239.
- [41] Sutherland R , Sindicich N , Barrett E , et al. Motivations , Substance Use and Other Correlates amongst Property and Violent Offenders Who Regularly Inject Drugs [J]. Addict Behav , 2015 , 45: 207 – 213.
- [42] Payne J , Gaffney A. How Much Crime is Drug or Alcohol Related? Se – reported Attributions of Police Detainees [J]. Trends Issues Crime Crimi Justice , 2012 , 439: 1.
- [43] Parker RN , Auerhahn K. Alcohol , Drugs , and Violence [J]. Annual Rev Sociology , 1998 , 24(1) : 291 – 311.
- [44] Erickson PG , Adlaf EM , Murray GF , et al. The steel drug: Cocaine in perspective [M]. Lexington Books , 1987: 341 – 342.
- [45] Giannini AJ , Miller NS , Loiselle RH. Cocaine – associated violence and relationship to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J]. J Subst Abuse Treat , 1987 , 10(1) : 67 – 69.
- [46] Roth JA.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nd violence [R]. Washington , DC ,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NCJ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145534) , 1994.
- [47] Inciardi JA , Pottieger AE. Crack – cocaine use and street crime [J]. J Drug Issues , 1994 , 24(2) : 273 – 292.

- [48] 孔大为,刘志远. 《2015 中国禁毒报告》[J]. 人民公安, 2015 (12) : 12 - 12.
- [49] Anglin MD, Burke C, Perrochet B, et al. (2000). History of the methamphetamine problem [J]. J Psychoact Drugs, 2000, 32(2) : 137 - 141.
- [50] Wright S, Klee H. Violent crime, aggression and amphetamine: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drug treatment services [J]. Drugs. 2001, 8(1) : 73 - 89.
- [51] Pennell S, Ellett J, Rienick C. Meth matters: Report on methamphetamine users in five western cities [R].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9, 1(1) : 4 - 5.
- [52] Davidson C, Gow AJ, Lee TH, et al. Methamphetamine neurotoxicity: Necrotic and apoptotic mechanisms and relevance to human abuse and treatment [J]. Brain Res Rev, 2001, 36, 1 - 22.
- [53] Pennell S, Ellett J, Rienick C. Meth matters: Report on methamphetamine users in five western cities [R].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9, 1(1) : 4 - 5.
- [54] Lapworth K, Dawe S, Davis P, et al. Impulsivity and positive psychotic symptoms influence hostility in methamphetamine users [J]. Addict Behav, 2009, 34(4) : 380 - 385.
- [55] Galanter M, Kleber HD, Brandy K. Textbook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2014: 165 - 181.
- [56] Wei EH, Loeber R, White HR. Teasing apart the developmental associations between alcohol and marijuana use and violence [J]. J Contem Crimi Justice, 2004, 20(2) : 166 - 183.
- [57] Reiss AJ, Roth JA. Alcohol, other psychoactive drugs and violence [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3: 182 - 220.
- [58] Ungerleider JT, Pechnick RN. Hallucinogens [M] // Galanter M, Kleber HD, eds. Textbook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2nd ed.) .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1999: 195 - 203.
- [59] Simpson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Use and Crime: A Puzzle Inside An Enigma [J]. Int J Drug Policy, 2003, 14(4) : 307 - 319.
- [60] Torok M, Darke S, Shand F, et al. Investigating Heterogeneity in Violent Offending Liability among Injection Drug Users from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J]. Addict Behav, 2016, 60: 165 - 170.
- [61] White HR, Gorman DM. Dynamics of the Drug - Crime Relationship [J]. Criminal Justice, 2000, 1(15) : 1 - 218.
- [62] Kinner SA, Jenkinson R, Gouillou M, et al. High - risk Drug - use Practices among A Large Sample of Australian Prisoners [J]. Drug Alcohol Depend, 2012, 126(1) : 156 - 160.

收稿日期: 2018 - 03 - 26

修回日期: 2018 - 04 - 06

投稿声明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的投稿方式只有一种: 通过 cjdd1992@bjmu.edu.cn 的邮箱投稿。《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由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编辑部编辑出版, 没有委托其他任何单位编辑出版, 没有与其他任何单位合作编辑出版, 也没有开通网上投稿系统。请作者知晓, 避免上当受骗。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编辑部投稿邮箱: cjdd1992@bjmu.edu.cn, 电话: 010 - 82801341, 地址: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8 号, 北京大学医学部 280 信箱。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编辑部

2018 年 4 月 30 日